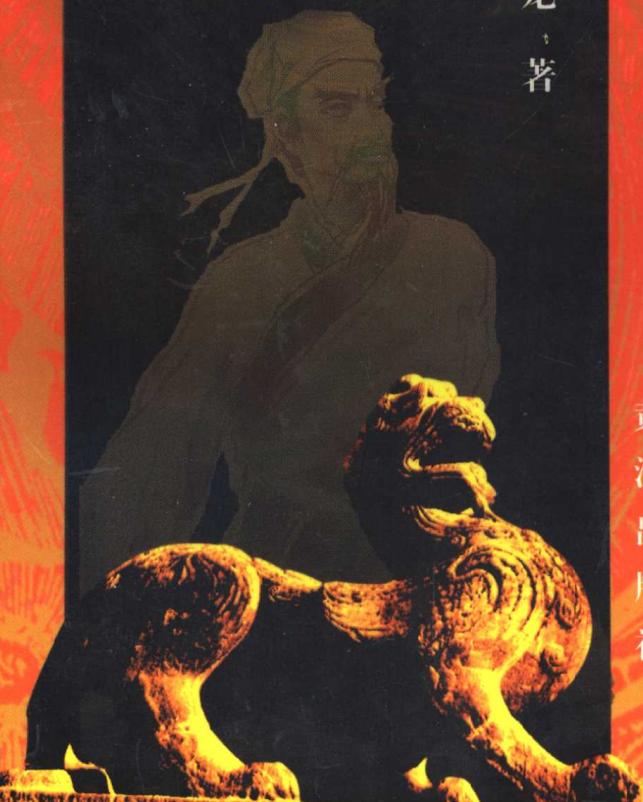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刘铁龙著

黄河出版社

辛弃疾



万丈文章光焰里

袖里珍奇补天医国

堪称词中之龙

千里征尘雄关外

金戈铁马气吞胡虏

无愧人中之虎

长

历史小说

辛弃疾

刘铁龙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 鹏

封面设计 蒋 宏

饶家仁

书名 辛弃疾

著者 刘铁龙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印刷 济南市市中印刷五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125 印张 360 千字

版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书号 ISBN 7-80558-958-5/I·224

定价 23.80 元



万丈文章光焰里 袖里珍奇补天医国 堪称词中之龙
千里征尘雄关外 金戈铁马气吞胡虏 无愧人中之虎

内 容 提 要

辛弃疾是南宋时代杰出的民族英雄，是中国文学史爱国文苑中一颗辉煌的巨星。

辛词饱蘸爱国激情，大气磅礴，悲壮慷慨，横绝六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辛弃疾留传后世的爱国词章，是以他抗金复国的功业为根底的，没有他所参与的“掀天事业”，也就不会有稼轩词这样的“冠古文章”。

公元 1140 年，辛弃疾出生在全国统治下的济南，自幼对国恨家仇刻骨铭心。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南下侵宋，23 岁的辛弃疾拔剑起义，率领四风闸父老两千人投奔义军领袖耿京，担任了执掌帅印的掌书记。在那段金戈铁马的抗金生涯中，他曾单骑追杀叛僧义端，夺回被盗走的帅印，被耿京称赞为“上马擒贼寇，下马草军檄”的儒将。当义军内部的叛徒谋害耿京，断送了抗金复国大好局面时，辛弃疾带领五十骁骑直入金军五万人的大营，生擒叛贼张安国，号召万余将士反正，长驱渡淮，献俘于南宋皇帝赵构的行宫，令南宋君臣惊叹不已。

一心苟安求和的赵构，遣散义军，只委任了辛弃疾一个文职签判。1163 年，孝宗皇帝赵昚即位，诏命张浚北伐。立志补天救国的辛弃疾决定投笔从戎，恰在这时，王师北伐兵败，义军将士惨死的噩耗传来。辛弃疾愤笔上书《美芹十论》，向赵昚献出抗金

复国的韬略，却迟迟不见回音。后来，曾在采石战役中大败金兵的虞允文当了宰相，辛弃疾又写了《九议》，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热情地支持虞允文运筹恢复大业。

1172年，孝宗在延和殿向辛弃疾征询政见，派其做滁州知州。当时的滁州是南宋边陲重镇，由于兵燹天灾，早已十室九空。辛弃疾实行“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等开明邑政，短期内，便使滁州展现出繁荣景象，令淮北金军闻风丧胆。南归以来，辛弃疾在宦海风涛中沉浮，时刻不忘收复中原之志。每至一地，总是尽可能地为缓解民间疾苦和加强国防战备做出努力。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节制诸军讨捕“茶寇”，他巧用计谋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在湖南安抚使帅府，他斩贵戚、革贪官，不顾金字牌阻挠，违旨创建了雄镇一方、令金兵畏惧的飞虎军抗金兵马。

辛弃疾远大的政治抱负，不与恶势力妥协的性格，遭到了朝廷主和大臣的嫉妒和报复。1181年，辛弃疾关怀百姓、严惩贪官、创置新军的政绩都被这些人歪曲成莫须有的罪名，终被弹劾罢去官职，被迫闲居长达十八年。尽管如此，他的壮志未曾消沉，满腔热血喷发而出，以笔为戈，写出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抗战之词，指责朝廷苟安媚敌，疾呼抗金复国，从而把南宋词作推向了一个灿烂夺目的高峰。

1203年，外戚韩侂胄当权，筹措北伐，重新起用64岁的辛弃疾，朝野军民为之振奋，把辛弃疾比作张良、诸葛亮，期望他画戟北扫，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欲建不世之功以自固的韩侂胄，容不得这位深得人心的四朝元老大臣在北伐疆场上大展雄才，辛弃疾再度被挤出朝班。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粗犷而曲折的笔调，描写了辛弃疾深谙韬略、文思敏捷的超群才华，叙述了他誓清中原、百折不挠的一

生，具有较强的历史真实感。书中对爱国诗人陆游、陈亮有一定篇幅的描述，对主战派人物韩侂胄及南宋宫闱秘事亦有新的评价。读者可通过此书，更深层次地了解民族英雄和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品操功业和文学造诣。

万丈文章光焰里，袖里珍奇补天医国，堪称词中之龙；
千里征尘雄关外，金戈铁马气吞胡虏，无愧人中之虎。

目 录

第 一 章 国恨家仇 忠臣义士盟血誓	(1)
第 二 章 谛察形势 佯借应试燕山行	(20)
第 三 章 毁家纾难 投奔耿京举义旗	(40)
第 四 章 夜帐谈兵 追杀义端夺帅印	(63)
第 五 章 渡江归朝 勇闯金营擒叛贼	(94)
第 六 章 琴心剑胆 女杰血染平戎策	(117)
第 七 章 美芹悲黍 红巾翠袖英雄泪	(132)
第 八 章 应召进宫 怒驳权臣延和殿	(147)
第 九 章 临政滁州 屯田练兵固边陲	(174)
第 十 章 谈笑退敌 奠枕楼头扬国威	(205)
第十一章 御苑斜阳 天意从来高难问	(240)

第十二章	帅镇湖南 纠劾贪吏触龙鳞	(261)
第十三章	巧释钦犯 违旨创建飞虎军	(281)
第十四章	圣命如山 泣血长亭悼忠魂	(307)
第十五章	罢官闲居 陈亮斩马踏雪来	(331)
第十六章	惺惺相惜 陆游南园荐国器	(364)
第十七章	白发出山 男儿到死心如铁	(394)
第十八章	筹措北伐 江东豪杰风云会	(422)
第十九章	深宫似海 君王沉醉春梦长	(437)
第二十章	贪功自固 韩侂胄疏远稼轩	(457)
第二十一章	京口备战 中原麟凤争自奋	(473)
第二十二章	廉颇未老 钦差降旨毁长城	(491)
第二十三章	替父杀贼 祖剑渴饮匈奴血	(504)
第二十四章	巨星陨落 但悲不见九州同	(517)

第一章

国恨家仇 忠臣义士盟血誓

金熙宗天眷三年五月十日。

济南府城里突起一阵旋风，扬尘播土，倒树摧林，揭去箭楼上的檐瓦，撕碎城墙上的告示，刮得日光失色，黑天昏地。旋风过后，市面萧索冷落，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行人敛气低声，这一切，无不使人预感到：法场又要杀人了。

果然，知府衙门口的铜锣响了起来。大队金兵从西城门蜂拥而出，戈矛如林，刀剑耀眼，片刻间把法场铁桶般围得水泄不通。

法场离西门一箭之地，紧邻趵突泉畔的吕仙阁，是一片宽阔的空地。被府衙差役从城里和四乡赶来的百姓，面朝监斩台木呆呆地围成圈，目不斜视，噤若寒蝉。法场中间，一字横列着五花大绑、背插“谋反”标牌的十四名义军汉子。他们蓬头垢面，遍体鳞伤，显然落入金兵之手后受尽了酷刑。但他们面对金兵屠刀，人人视死如归，凛然不屈，傲然将头颅顽强地挺直。

午时三刻，号炮三响，敞胸亮背的女真族刽子手依次扬起鬼

头大刀砍瓜切菜般劈下，顿时血光喷溅，“咔嚓嚓”滚落下十四颗血淋淋的头颅。监斩台擂起鼓，响起刺耳的胡笳，金兵欢呼嚎叫。就在鼓点、胡笳、欢呼嚎叫声中，十四颗义军壮士的头颅被悬挂于城头的旗杆上枭首示众。脖腔中仍然涌泉般喷血的尸体，被拖至护城河边暴尸三日。

血，汇成细流融入诸泉汇集的护城河。

十四年国破家亡，济南百姓看惯了鲜血飞溅，听惯了撕心裂肺的惨叫，敢怒不敢言。大家唯一能做的是尽快离开，不招惹通匪罪名，以免凭空降来横祸。

五月的南风吹得四色牙旗零乱不堪，撩起监斩台伞盖，济南知府完颜宗禄细眯双眼，笑吟吟地看着旗杆上高挑的头颅，看着护城河边的尸体，又用睥睨的目光扫视了一番市民百姓那近乎麻木的脸孔。

他似乎在观赏一出看过多遍、烂熟于心的戏剧，那样轻松，那样怡然悠然。蓦地，万头攒动的人群中闪出一双喷火的怒目，令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刚刚欠起身，那双怒目却在四散的人群中迅速地隐匿了。他沉下脸，令金兵撤回军营，吩咐侍从备轿，进城回府前先到槛泉坊歇息，品几杯茶。

济南素有泉水甲天下的美誉，趵突泉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古今奇观。泉水北面有处泺源堂，是祭祀唐代道家仙人吕洞宾的香火胜地。完颜知府一行前呼后拥，举步越过回廊，便隐隐听到汩汩的流水声。凭栏俯视，只见一泓碧水，清如明镜；三泉涌涛，喷雪溅玉；势如鼎沸，声若雷鸣；水草袅袅，游鱼回翔；绿叶红鳞，辉映其间，真是个赏心悦目的好去处。此泉原名槛泉，又名瀑流，是古泺水的源头。宋熙宁五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任济南太守，改名为“趵突泉”。趵突者，跳跃也，以此形容泉水喷涌不

息，蔚为壮观之势。曾巩还写下“滋荣冬茹渔尝早，润泽春茶味更真”的诗句，描述了他当年品茗听泉、临窗观涛的雅趣。

完颜宗禄停坐槛泉坊，饮了几口用泉水煮沏的清茶，却怎么也体味不出曾巩那种雅趣，似乎这清冽甘美的趵突泉染了几许血腥。

他有自己的心事。此番奉旨监斩，大金皇帝尤为褒奖，还赏赐了金银玉帛。可被斩的十四名义军，是他督帅数万兵马，以死伤三千部众的代价捕获的。他心里明白，夸大了的战报呈送燕京，敷衍不了熙宗完颜亶，更瞒不过金国上下文武大臣。之所以如此，是不久前燕京颁下南征诏书，金都元帅宗弼统军兵分四路攻伐南宋，直逼淮南。这时候，济南呈送剿灭暴乱山寇的战捷，无论大小真伪都是锦上添花，自然无人追究了。

自从接到燕京邸报，得知宗弼四路兵马皆有进取，完颜宗禄深信宋金近年来和而战，战而和的局势已经结束。他料定昏聩无能的南宋朝廷不堪一击，精悍善战的金军铁骑所至，必会毕奇功为一役，创建大金的一统江山。金太宗天会五年，他曾随宗望率兵伐宋。金军纵横驰骋，一路长驱直下，风卷残云扫平燕云十六州，攻克燕京城。宋朝官贪将懦，望风披靡，惶惶然弃城逃遁，竟丢下黄河防线不管，任凭金军乘小舟渡河。当日宗望立马岸堤，望着滚滚波涛对部属说：“可笑南朝无人，倘肯出兵一两千人守河，我军插翅也飞不过这道天然屏障。”俟至金军兵临汴京城下，吓破苦胆的宋徽宗传位太子赵桓，居然在各地勤王军纷纷到达的形势下，罢免抗战大臣，遣使求和，终落得靖康年城陷受掳的下场。后来，赵构在临安建立起仅占东南半壁的南宋王朝，整个淮河以北的土地尽划大金所有。赵构十多年来沉醉于西湖歌舞，甘愿向金国称臣纳贡。

这样苟且偏安、不思复国的君臣怎能守得住江山？所以，完颜宗禄有意乘金军南征之际，调动本郡兵马荡平济南府南部山区的抗金武装，以壮南征军威。孰料，分散在泰沂山脉的义军行踪不定，鬼神莫测。白天征剿，漫山遍野不见人影，晚上刚刚扎营，便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义军的袭扰。劳师动众，损兵折将，若不是捉了十几名伤员，真不知如何向燕京呈报了。自大金入主中原以来，为平息汉族反抗女真族统治，先后推行了许多防范政策。先是组成屯田军，令与汉族百姓杂处，既可占夺汉人田宅，又可进行严密监视。为防止百姓南逃，又定立五家连保制，规定百姓外出须呈报州县，申领“番汉公据”方能上路。后来，为稳定民心，金太宗把降金的济南知府刘豫扶立为“大齐皇帝”，采用威逼利诱手段让原宋朝官吏、文人名士出任地方官。但是，汉族百姓自认大宋遗民，抗金卫宋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仅在济南府辖地，就有刘文舜、关胜、张荣几起几落、声势浩大的起义，一度闹得整个京东东路频频向燕京告急求援。

完颜宗禄是在伪齐皇帝刘豫被废那年，由京东东路副都统武职接任济南知府的。金熙宗即位，认为济南是军事经济重镇，是扫灭南宋的漕运和陆路通衢，便在皇族位高爵显的大臣中选择了他。

荣任济南知府，无疑是抬高了身价，自然要对当地风土景物作一番了解。济南名称始于汉朝，古城渊源可追溯到商周。唐天宝四年，杜甫曾写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中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佳句。宋名士黄庭坚诗云：“山光扫黛水接兰，闻说樽前惬意谈。伯氏清修如舅氏，济南潇洒似江南。”曾巩诗云：“画船终日扒沙行，已去齐州一月程，千里相随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将家须向习池游，难放西湖十顷秋，从此七桥风与月，

梦魂常到木兰舟。”完颜宗禄也喜欢济南名胜，余暇里翻翻史籍，吟几句诗文，既是炫耀学问的本钱，又好让僚属对他敬畏。平时，他最忌恨人讥讽他是一介武夫不懂文墨，又何尝不想把济南治理得如曾巩任太守时那样“寇攘平迹，州部肃清，无枹鼓之警，民外户不闭”呢？

“备轿——回府——”他闷坐许久才站起身来。侍从们前呼后拥着绿缎绣金的官轿，颤悠悠进入西城门，沿西门大街回府。途中，他掀起轿帘，街面上绫罗行、铜铁行、鞍辔铺、药店、酒楼徒有原来的字号，却再也看不见当年人声喧嚷、车水马龙的繁华了。

回到府衙后宅，照例先询问儿子当日功课温习的如何。家僮吞吞吐吐地回报说：“大少爷抄写了多半日经书，午后应人邀请，去历下亭诗社去了。”他皱了皱眉，步入书房俯察案端，一见到习帖只留下百余潦草的字迹，立即破口大骂起来：“混帐东西，又在蒙世骗人，本府奉旨监斩人犯，谁还敢结伙聚会？这个奴才，准又是到烟花柳巷伤风败俗去了！”

宝贝儿子叫完颜文。当年取这名字，实指望皇族中出个治国安邦的文臣，好为大金添几分光彩。谁知换了几位名儒执教，儿子一概将其气跑，二十三岁了还未通过乡试，朝朝暮暮惹事生非，一味心思纵情声色犬马，全不把功名出身放在心上。一年，完颜文为了奸占一盐商少妇，竟唆使府衙侍卫将盐商乱刀砍杀。他闻知详情怒不可遏，拔剑要除掉这个祸害，最终还是在独生儿子的涕泪哀求下软了手。为扭儿子性情，他打断了三根马鞭；为了收回儿子的心，为他娶进一妻二妾。可孽子天生的没记性，毫无长进，倒成了济南府人人知名的花花太岁。

完颜宗禄气得昏头胀脑，愤愤然步出后宅门，想找儿子好生

教训一番。出门不远，他看到街口有人在向府衙后宅四周观望，似乎还打量着围墙和翘起的脊檐。他站住脚，那人也在对面停下。这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壮年汉子，头戴一顶红缨毡帽，幞头扎得很低，直压在浓浓的眉峰上，不露一点额角。他的身架魁伟有力，脸膛黑红，表情严峻，一双炯目闪烁着愤懑，流露出极度遏制的怒气。

此人就是在法场一闪而逝的不速之客！完颜宗禄认出这双怒眼，只一照面便刀刻斧凿般记在心里。他是谁？怎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里出现？莫非这人与被斩人犯有瓜葛，来此打探路径，意在寻机行刺？想到这儿，不由得内心一阵发紧。他大声喝来四名贴身侍卫，责令他们前后堵截，务必将不速客擒来审讯。

申时刚过，戴红缨毡帽的壮年汉子从容地步出济南府东门，他在一家客栈牵出一匹青鬃马，跃上马背径直向北面的济河津畔驰去。不足半顿饭功夫，又疾速折回东南，片刻间消失在南山脚下的丛林里。

夕阳的血光逐渐暗淡，烟峦千叠、耸翠藏幽的峰峦模糊起来。林中有人接过青鬃马缰绳，回头向丛林深处打了声呼哨，又靠近壮年汉子低声说：“辛老太爷午后已返回四风闸了，叫人四处找你。刘汉大哥，你看我们是不是早些回去见他？”叫刘汉的壮年汉子不置可否，撩起衣襟擦了擦汗水，摘下毡帽扇凉，随即又戴端正，疲倦地在一块裸石上坐下。直到几个庄客从林中走出，又有人将一辆载着黑漆棺椁的牛车赶到他身边，他始终低着头缄默无语。大家互相望了望，静静地等待着。没有人问他为什么就要入夏了还带着毡帽扎着幞头，为什么要今天购买这口棺椁，为什么老庄主远从燕京赶回来，他却迟迟不去相见。

在四风闸庄客眼里，刘汉是个非常神秘的人。

一年前，老庄主辛赞由河南派官差把刘汉秘密送至庄里时，他几乎是个遍体透血、奄奄一息的血人。几个月后，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复原了，就在少庄主辛文郁宅中做了管事。农忙时节，他也下田耕作，农闲时他喜好拳脚棍棒，还教一教庄客武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走了，数月不见踪影，意想不到时他又会突然出现。他交游广，见识多，性格豪放，四风闸人看他是老庄主的朋友，自然格外尊重。

天擦黑时刘汉才招呼赶路，他牵着马在前，牛车拉着棺椁随后，大家跟随着不紧不慢地走出树林。凄风阵起，吹来几分清寒，刚割过小麦的田野空旷萧索，南山奇峰怪石幻化成作势欲扑的鬼魅恶兽，分外狰狞。恰巧，暮风又飘送来历山兴国寺的钟声，幽远、哀怨，伴着笃笃马蹄，辘辘车轮，使不便问又极不放心的庄客们，心头愈添疑云。

从济南府东城门至四风闸，不过七八里路程。四风闸是济水东流入海的一道闸门，以闸命名的庄园紧傍驿道临闸建起。庄园四周筑起土墙，引来济水环护，显然是战乱年代里庄主为防御兵匪侵扰而精心修建的。庄园内柴扉密密，茅檐重重，中间一所高宅大院，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面悬一匾，写着“辛氏宗祠”四个字，一望便知是旺族供奉神主之所。祠堂前铺开一片阔大的空场，接连着四通八达的巷道，布置得错落有致，井井有条。

自从老太爷辛赞轻装简从风尘仆仆地返回四风闸，午后满庄园便沉静下来，听不到鸡鸣狗吠声，看不见庄客的走动，甚至家家户户没有冒出一缕炊烟。年老的妇女，焚香祈祷着什么，不知是禳灾避祸还是为什么人祝福。有人隔窗看到庄主管事刘汉领着一帮武功高强的庄客，悄悄抬回来黑漆棺椁，更加重了对不祥之兆的忡忡忧心。

庄主大厅里，烛泪成堆，昏黄黯淡的光晕照出辛赞皱纹历历的面容，他已年过半百，显得神情悒郁，焦虑难耐，自午后他就一个人在大厅内正襟危坐，不食不饮，不言不语。

夜深了，四风闸庄园静得像一座坟墓。

侍立在厅外檐廊下的绰绰人影，一个个屏息垂手，没有一人大声出气。夜风送来一阵更鼓，随即又是令人不安的寂静，只有护庄河水的哗哗流动声在低低呜咽。

“时辰不早了，你们退下歇息去吧。”

大厅里孤坐着的辛赞，声音不大却透露出主人的威严。

厅外寂然，无人应诺，也无人走开。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坚持着，执意要陪着他熬尽这个冷清凄凉的长夜。

黑色的天空中几颗散碎的星星也显得那么黯淡。人们抬着酸痛的脖颈顾盼着东方那道亮光，终于等到天光渐亮时分，庄主的后宅蓦然间响起一声清脆的哭声，大家揉揉眼睛，侧耳细听，果然是一阵婴儿呱呱坠地的响亮啼叫。檐廊下站得腿酸腰痛的一堆人，顿时精神大振，长舒一口气，发出一阵惊喜的感叹。

后宅响起的脚步声短促而沉重，一个洪钟响雷般的嗓门带着喘息大声呼叫：“稟太爷，是一位公子，是公子啊！……”

霎时，檐廊下鹄立等候的家人使女一齐涌入大厅，齐整整向辛赞施礼恭贺：“恭喜老太爷！”

辛赞陡然站起，不慎碰倒了烛台，他顾不得扶起，也顾不得招呼任何人，迈开流星大步匆匆向宗祠奔去。

宗祠内香烟缭绕，灯烛辉煌。供案上摆设着古铜祭器，锦幢绣幕下，列有辛氏祖先的神主：曾祖名讳维叶、祖名讳师古、父名讳寂。神位上还刻有他们生前的官阶、封号。

辛赞礼拜叩首，缓缓举目，两行老泪潸然而下，祖宗九泉有